

阅读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和厚度

扬州市江都区新闻信息中心 宣

江都青年革命引领人陈世德

余清利

陈世德，又名陈新，苏州人，1905 年出生，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0 年，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因没有证据而释放，但始终对他不放心，将他从上海电报局调到江都仙女庙电报局，担任报务员。在此期间，陈世德在江都青年人中间撒下了革命的火种，引领他们走上革命道路。

刚到仙女庙不久,陈世德就结识了一批青年人,如许晓轩、俞应兰、俞应芝、黄凤翔、高寿人等。当时,许晓轩在震泰钱庄当学徒,俞应兰在仙女小学当教员,黄凤翔在电话局做话务员,高寿人则为医生,他们均为渴求真理、追求进步的新青年。当时,社会上一些进步书刊如《新青年》《群众》《观察》等,很难在仙女庙看到。从上海转来的陈世德将这些进步刊物秘密带来,组织青年人秘密阅读,后来还成立读书会。读书会不集中活动,大家各自阅读,看完后再秘密交换,交换地点一般在电报局。

伴随着读书活动的深入,受陈世德的影响,青年人对世界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很快便成立了世界语学会。世界语是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 1887 年创立的国际辅助语,比较易懂易学。1923 年,陈世德开始自学世界语,1929 年在上海向巴金、胡愈之、张企程学习世界语,1931 年同胡愈之、叶籁士、张企程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,陈世德因此成为中国早期世界语运动最主要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之一。他将学习世界语的地点选择在仙女庙双桃会馆(又称湖南会馆),因为这个地方空间较大,且学员高寿人就住在这里,熟悉情况,便于开展活动。他们学习世界语所使用的教材,大多为手抄油印本,陈世德负责教授。

除了传授世界语基本知识,陈世德还利用课堂和课余时间,向青年人宣传革命思想和抗日救国主张。他向大家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,介绍社会主义制度,青年人学习的热情都非常高涨。可是好景不长,国民党反动派怀疑他们是革命分子,将陈世德和俞应兰逮捕,后经审讯,因无证据又予以释放,但世界语学会也被迫解散,青年学子纷纷外出,谋求新的出路。

由于陈世德的影响和
教育,江都青年人的进步思想得
到启蒙,革命信念和理想开始
萌发,后来大多数人走上了革
命道路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许
晓轩。许晓轩先在无锡走上革
命道路,继而在重庆加入共产
党,领导革命斗争,后不幸被
捕,但他“宁关不屈”,最终惨
遭杀害。俞应芝改名俞未平,
1937年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
军,后到革命圣地延安。

黄昏，细雨绵绵，我来到文星桥北，向东拐进一条幽深的古巷。在这样一个下雨天，去寻访一座老房子，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了。

老屋坐落在宜陵东街，“东街钱万贯，西街花子窑。”这是老宜陵人说的一句顺口溜，说的便是这条曾经繁华的东街。老街上很清静，偶尔出现两三个人影，打着雨伞，在雨巷中不紧不慢地走，吱呀一声推开木门，闪进门去，收了伞，便再无声息，只有雨声滴滴答答，回应着这个雨季。

在宜陵老大会堂西側，有一座年久失修、徒剩空架的老屋，吸引着我一次次去尋幽探秘。

锈迹斑斑的铁门内，掩藏着一个隐秘世界。满园春色关不住，葱茏的绿色，从倒塌了一半的墙头，以霸道的姿势直逼眼帘。茂木，掩映着一条蹊径。尖上的雨珠，从墙洞去。一座破败不堪的老宅现在面前，高高的山墙，漏雨的屋面，雕梁画栋，翘角，隐约可见昔日的模样。顺着延伸到绿色溪径，发现后面还有三子，中间是个宽敞的院落，满了高低错落的树木。口粗的枯树，倒在前方的上，屋顶很多处见了天，从空穴处滴落下来。一梁高高挑起，依然有力，撑着老屋的风骨和面貌，蒙蒙烟雨中更显得苍老。这是一种残缺的美，美得心魄。

头顶上的屋檐，被天的雨浇得透湿。这三木结构，有明间，有暗间，上有天窗。淋湿的青木雕门窗，地上铺着板，既有大户人家的气度，又体现出百姓人家

雨中寻访老房子

罗凤燕

乡
土
风情

殷实。一株柔细的藤茎爬在地面上，缠绕在依然坚挺的立柱上。

绕到屋子后侧，穿过花墙，里面别有洞天，院子里有桂树、爬山虎和一些观赏植物。繁茂的绿色叶蔓，有的爬上墙头，从屋檐口垂下来，织成一幅绿色流苏的帘子；有的攀援上窗口，把窗户点缀成绿色走廊。青翠的枝叶经雨水的洗濯，绿得发亮。更奇特的是，一株泡桐从断裂的墙砖中钻出开裂的墙缝，匍匐着身躯依势向上生长，长成盘根错节的虬枝状，向着高高的墙头伸展，那手掌般大小的叶子，展现出生命的绿色。

天空一直飘着雨，雨点不疏不密，不大不小。穿过洞开的门户，踏着碎步，小心翼翼迈进小木楼。走进东房间，屋子中光线越发地暗。我情愿相信，老屋中存在着一一种无法形容的神秘力量，穿透过岁月，在冥冥中审视我这个来访者。洞开的后窗些微透出点亮光，

逼仄的楼梯依稀可辨，下面几层楼梯不见踪影，我放下手机，攀上半人高的楼梯，小心翼翼攀爬，走到转角处，一两丛枝蔓从楼底一直攀援到脚底，定睛细看，脚下前方一个大窟窿，爬山虎正是从黑洞处爬上来的。

到了二楼，门廊全无，顿感开阔。我轻轻移步，每走一步，木楼板都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，貌似随时断裂，顷刻之间会让人坠下楼去。有的木板早已朽断，只剩下半截，一个不小心，就会失足摔下去。绿色的枝蔓，在黑暗处不甘寂寞地生长，从洞开的木板处攀上来，铺满了半间房，给老屋凭添了一派勃勃生机。

我孤身在老屋里转来转去，凭吊久远的岁月。天色完全暗了下来，我从百草园中钻出来，老街上人家的灯火次第亮了起来。拐进马家巷，出了老街，道路上人来人往，卖烧烤处青烟袅袅，雨还一直下着。

大桥镇有史以来就是一片沙质土地。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，主要种植大麦、小麦、大豆、红高粱等旱谷植物，由于产量较低，老百姓想要吃饱饭是很不容易的事。“波斯陆家庄，荞面疙瘩汤，一年吃了三顿饭，沾的祖宗亡人光。”这首当地传流的歌谣，就是很好的反映。

1968 年秋收后，杨墅公社（1975 年合并到大桥公社）顾塘大队（后合并到三义村），率先响应上级号召，决定由顾塘生产队进行旱改水试验，并试种水稻。随后，顾塘生产队便紧锣密鼓地进行农田平整改造，为旱改水作准备。

为了落实旱改水的试验计划,顾塘大队在规划试种水稻的农田旁打了两口深水井,聘请农技人员帮助指导育秧和苗田管理。到了插秧季节,种惯了旱地农作物的庄稼人,对插秧完全不在行,便邀请临近的中间公社插秧能手指导帮助。秧苗栽插后,大队干部十分重视,要求生产队对水稻田间的放水、施肥、拔草

一个生产大队的

往事悠悠

卞
阿
根

进行精心管理。当时人们对旱改水试验心存疑虑,认为“沙土地上能栽秧长水稻,那马不是要长角,铁树要开花了?”两个月后,试验田里的水稻长势十分喜人,

稻苗绿郁葱葱。秋收时节，稻田里一片金黄，株株稻穗果实沉甸甸，丰收后的喜悦洋溢在老百姓的心头。“在沙土地上栽秧啊，这是我们的祖辈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。而今，终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试验成功了，实现了难以置信的奇迹！”顾塘大队也由此成为苏北沿江地区第一个吃

旱改水这只“螃蟹”的大队。

旱改水试验的成功,打破了沙土地上不能栽植水稻的神说。1970年,顾塘大队决定大面积进行旱改水。由于水稻种植面积扩大,原有的深水井已满足不了用水需求,顾塘大队就组织劳力,修筑了一条一里多长的灌溉大渠。从沙洼果园场一丁区由灌站

引水入田。秧苗栽插后,放水员的
责任比较大,因为沙土地的特
质,放入稻田间的水很快就会渗
入地下,造成稻田间缺水,从而
影响秧苗生长。因此,放水员需
每天 24 小时轮流巡查新建水
渠,防止漏水倒塌和稻田间缺
水。秋后,大队对所属丁巷、陈
巷、同盟三个生产队进行旱改水
试验的全面推广,平田整地,培
训水稻技术管理人员和放水员,
修筑灌溉渠道,购买抽水机,建
起了电灌站。1971 年,顾塘大队
所属 4 个生产队全部种上了水
稻。随后,周边其它大队和公社
也相继进行了旱改水试验。

旱改水试验这一大胆举措，给苏北沿江旱地农民带来了福音。旱改水试验从根本上扭转了种旱地庄稼收成较低的状况，各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，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，群众温饱问题也得以改善。原来流传的老歌谣也被改写的新民谣所取代：“波斯陆家庄，沙土栽黄秧，一月三顿饭，沾的旱改水的光。”

史志撰英

区委党史办
区方志办
特约刊登